

东吴外国语言文学文库

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

龚晓斌◎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YD02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SJD740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JUSRP211A73)以及江南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项目

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

龚晓斌◎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 / 龚晓斌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12

(东吴外国语言文学文库)

ISBN 978-7-5672-0748-6

I. ①文… II. ①龚… III. ①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0060 号

书 名: 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

作 者: 龚晓斌

责任编辑: 沈 琴

封面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yanghua@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21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748-6

定 价: 2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序一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龚晓斌教授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曾经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班(江南大学教学点)的班长。他为人热情,工作认真,善于沟通,为博士课程班的顺利举办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晓斌在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先后担任了分管科研、研究生、设备、英/日语本科专业、大学外语等工作的副院长职务。他关注学科前沿,勇于申报课题,勤于学术研究,在《外语学刊》、《国外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翻译》、《山东外语教学》、《国外理论动态》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主持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主编了《英文写作指南》、《四级高分写作》、《最新商务英语读本》等教材。

晓斌的学术视野宽广,在语言学、文学、文体学、翻译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涉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反映了其综合学术素养和跨学科研究能力。

《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虽以文学作品的文本为研究对象,但作者选取了非常规的研究视角——视觉翻译,对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的视觉形式进行翻译的理论及实践研究。晓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假设,并通过突出标点符号、词的显性表现形式、重复、句子长度变化、语篇的版式等大量的语言视觉形式的手段论证自己的观

点。该研究对拓宽翻译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援引的文学文本内容丰富,东西方贯通,对比分析深刻,反映了晓斌扎实的文学功底、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认真的钻研精神。愿晓斌锲而不舍,以此书出版为契机,继续攀登科研新高峰。

谨此为序。

梅德明

2013年10月3日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序二

近日拜读了龚晓斌教授大作,对古人“文如其人”命题之深邃哲思内涵有进一层的了悟。笔者与作者相识与共事多年,龚博士长期养成的问题意识和穷究其理的学术习惯,可以说在该部力作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诠释。“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国人对世界、语言与人互为关系东方式的、不同于西学的另类诠释样态,这部集作者多年心血打造的力作《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就是他心志的呈现,就是他本人深邃的外在。

翻译学科领域的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姿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可以说经历过某种新时代的“西学东渐”,曾一度出现过如饥似渴吸收他者文明文化成就的诗学样态,当然也有过某种“欧风细雨”、穿西装的黄皮肤的翻译研究走势,其走势曾几何时大有呈现翻译研究的主流文化诗学。我们说,西学就翻译过程中所出现对译者的研究、对语言本质的揭示,其知识论形态体现了西方翻译研究开始转向理性、超越原来对翻译的感性和个人经验式的理解。然而,西方翻译研究引入后现代认识论的研究样式,其中对翻译中有关“人”——主体性以及文本外部因素不恰当的张扬,弱化了翻译本体性的关怀。我国翻译学科研究中亦存在西方翻译研究雷同的问题。

按理讲,西学中有关对人本质的思考、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旨在揭示人自身和由人创造的语言属性,让人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语言

表征能力的不足,使人变得更为理性、更为聪明,在自己的翻译行为中构建自觉意识以规避和克服自身的不足与缺陷。这本来可以使翻译的本体性更为巩固,翻译的 Logos 之梦更加知性化。但是,我国翻译研究中却出现解构本体、解构忠实的翻译研究形态,把本来翻译知识论中揭示人的不足、语言的表征能力的缺陷视为合法,在理性认识上得以肯定、在理论上给予支持,这样的翻译研究形态恰恰走向翻译问题的相反。可以说,龚晓斌博士的力作是对这种翻译研究形态的反拨,是翻译本体论的回归,是西学翻译理论中国化的很有意义的尝试。

中华文化天性就不是小气的,相反是心胸宽广、海纳百川,作者在《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大气纳新的样态。在该作中,他视野宽广,却能一览众山,入乎其内,出乎其中,充分借鉴西学的普通语言学任意性和理据性理论、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文体学中的“突出”理论、翻译学中的意译/直译、形似/神似、形式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美学中的视觉美学及接受美学理论等,构建了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理论框架。

在西方语言哲学命题中,语言形式被认为在绝对意义上是无法实现跨语际翻译的,可翻译的只是语言形式中所承载的信息。然而本书作者看到了这种将形式和意义两分在认识论上存在的问题,大胆假设,将形式和意义合二为一,并将文本“无意义的形式”和“有意义的形式”合一而后分为三类,而重点放在讨论文学文本中“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这些“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可以说是形式之中的形式。对于书面文学文本而言,语言视觉形式是最直观可感的,是第一性的,应该首先受到译者的关注,而语言视觉形式关注点应重点放在“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上。这些颇具首创意味的翻

译认识论使文学翻译虚化性灵有了经验刚性的抓手。“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为读者的肉眼捕捉到的语言视象,这种视象因为其具有物理的存在性不再是隐性的,而是显性的。这种外观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旨在传递对原文的直接感觉,实现对读者视觉感官产生直接冲击的预期效果,打通了语言形式标示性意义与图像符号意义的认知义理,使符号标记意义认识义理嫁接于语言标记,从而使得语言符号意义变得直观和易于操作。这样,将传统上文学翻译美学过于虚化性灵、靠乞求灵感维以生计的认识样式有了物质真实的凭籍,由下而上、以器致道、道象互为,使翻译研究回归文本、回归本体,但又不是简单地回归本体,而是在更高的认识范式上本体论的回归。人不是在翻译问题的外部,而是成为翻译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整体综合地考量文学翻译这一人文活动,构建出富有指导实践意义的翻译认识论。

在方法论层面上,作者贯彻了本书理论框架构建的翻译认识样态,对标点符号、单词(字)物理表现形式、视觉重复手段、长短句、语篇版面等语言视觉的多个层面进行了文学文本中视觉凸显的静态与动态微观相切方法论研究,跳出线性语言的思维,进而由平面思维向立体思维转换,既关注字里行间的意义,更要看字上字下、行上行下的意义呈现方式,看这些呈现方式本身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言:“这时候,译者不再是老式打印机的运作模式(从左向右),而是像现代的激光扫描仪那样,可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也可以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或者干脆跳出语篇平面的视野,与语篇共生出一个立体的观赏角度。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将会增强对于原文理解的深度以及原文审美效果的感知。”

总之,本书作者在处理文学文本视觉形式与意义翻译问题上,

用中国道家哲学的认识观可以归纳为：以文学文本意义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化无为为有为、无知为有知，运用经验刚性与人文审美柔性的眼光去发现和挖掘原文中的视觉美，给予一切视觉美形式以充分的重视，动用一切语言要素以及审美机制（经验刚性的与人文诗性的），传递原文的视觉形态美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一书是将视觉文化研究义理嫁接于文学翻译系统性的知性体系构建的首秀与力作。

包通法

2013年10月写于水仙里寓所

目 录

1. 引言

- 1.1 翻译定义的梳理 3
- 1.2 视觉形式和视觉翻译的概念和界定 7
- 1.3 研究背景、意义和文本选择 12
- 1.4 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17
- 1.5 研究框架 18

2. 视觉翻译研究综述

- 2.1 对于视觉翻译的忽视 20
- 2.2 简化的视觉翻译研究 21
- 2.3 泛化的视觉翻译研究 23
- 2.4 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研究 24
- 2.5 小结 26

3. 形式与内容关系论的多维度研究

- 3.1 一元与二元 27
- 3.2 文与质(意译与直译) 34
- 3.3 神似与形似 38
- 3.4 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 42
- 3.5 形式研究弱势的历史原因 46
- 3.6 三类形式的划分 48
- 3.7 语言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的辩证统一 49
- 3.8 小结 53

4. 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案例研究

4.1 标点符号的翻译	55
4.2 单词(字)物理表现形式的翻译	79
4.3 视觉重复手段的翻译	101
4.4 诗词中长短句的翻译	136
4.5 语篇版面的转换:以英译中为例	147
4.6 小结	165

5. 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策略研究

5.1 文学语言的特点	166
5.2 文学翻译对等的相对度	167
5.3 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策略	170
5.4 小结	176

6. 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创造性研究

6.1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177
6.2 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创造性	179
6.3 翻译创造性的再思考	186
6.4 小结	187

7. 结语

7.1 结论	189
7.2 理论和实践意义	191
7.3 研究局限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192

参考文献	194
附录	224
后记	227

1. 引言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积淀之后,翻译学已经在众多领域和层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翻译学如果要继续发挥其跨学科优势,扩大其学科影响,提升其学科定位,就必须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延伸。这一方面需要继承翻译学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更需要不断深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对于文学文本中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正是这样的尝试。

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Jakobson, 1959)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这是翻译学历史上首次对于翻译涉及的范围和层面所作出的最为包容式的解释。但回顾国内外翻译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由于认识论的历史局限、方法论的趋易心理,特别是在翻译学的语言中心主义的主导下,翻译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隶属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分支或研究领域”(王宁、刘辉, 2008: 29),翻译学研究的对象从古至今大多局限于以纯语言或纯文字符号为媒介的范畴之内(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及本书提及的语言是狭义上的,特指文字语言,不包含广义上的视觉语言等,下文不再赘述),这是典型的语际翻译的概念。对话际翻译的重视,一方面体现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翻译研究的视点局限。

毋庸置疑,作为人类最主要的交流工具,纯语言或纯文字符号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势,更多地适用于抽象思维。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多姿多彩,其中充满了各种感觉特征。因此,在需要再

现人类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体验时,就会遇到与语言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矛盾。这时,传统意义上的单纬度线性语言的缺陷显露无遗。在这种情形下,交际主体就需要突破语言文字符号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再现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形象。就书面文本而言,视觉符号是最为突出的能直面读者的符号,可以说是第一性的符号。视觉符号“给人们提供的内心感受和形象要比语言给人们提供的要丰富多……符合人们经历具有空间性、非线性性、多维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吴艾玲,2008:89)。在讨论《红楼梦》翻译时,鲍德旺、周红红(2011:359)指出了其中的难度:“《红楼梦》不只是语言的宝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聚会。有些内容难以理解,即使理解了也不易表达。”因此,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霍克斯(Hawkes,1973)就曾创造性地用视觉图画的方式来辅助其翻译过程。闵福德(John Minford)评价道:“(霍克斯)有许多使用图画和图表的例子来说明翻译中的问题——参见1971年7月8日的笔记。当译者在尽量想象贾府中的一件衣服或其他具体的物品时,一幅图画抵得上千言万语”(霍克斯,2000:前言xiv)。这种二度的(即平面的)或三度的(即立体的)视觉媒介要比一度的(即线性的)纯语言媒介更直观可感,更便于理解。视觉形式之于物理对象如此,甚至于抽象之哲学也完全适用:“视觉艺术的形式……每可以言哲学所不能言。这想必是像福柯这样具有艺术天赋的哲学家,总是感到文字言不由衷,要在自己的著作里插画以补‘空白’的缘由”(陆扬,2009:3)。20世纪60年代,对于视觉符号的重视催生了一门交叉学科,即图像修辞学(Rhetoric of Image)或视觉修辞学(Visual Rhetoric)(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是罗兰·巴特1961和1964年发表在法国《交流》上的论文《摄影讯息》和《图像修辞学》)。20世纪末期以来,修辞学科和众多其他学科前所未有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视觉符号的修辞特性上,视觉修辞“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开放性”(刘晓燕,2008:124)。在视觉修辞学的启迪下,但同时又有别于传统视觉修辞学对于脱离语言本体的视觉符号的研究,本书将就文学文本中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

问题作出尝试性的探讨。

1.1 翻译定义的梳理

对于任何科学研究而言,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研究对象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但是下定义本身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语》里有一篇《词典的用途究竟是什么?》的文章,其中严厉批评了《邮报》社论的作者对于词典释义问题采取的“简单、直白、平庸的态度:门就是门,任何白痴都知道”(1995:192)。文章指出,下定义“最大的陷阱就是认为显而易见的东西最容易下定义。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人都能很好地描述陌生、新鲜或独特的东西,但对于普通的、习惯性的东西而言,下定义是比较艰难的活儿”(同上)。“门”的定义如此,“翻译”的定义亦不例外。和很多科学研究对象的概念一样,翻译的定义也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1.1.1 狭义之翻译

狭义上的翻译定义可以分为三种:模糊定义、以内容/意义为目标的定义和以内容/意义和形式并重为目标的定义。

1.1.1.1 模糊定义

从词源的角度看,翻译可以说是“从一种语言搬到另一种语言”。这种词源视角的定义是比较模糊的。但因为是从词源,这种模糊定义非常普遍:

(1)“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牛津英语词典》);

(2)“从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韦伯斯特英语词典》);

(3)“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人类实践活

动”(傅仲选,1993:2);

(4)“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王秉钦、李霞,1999:2);

.....

上面几个定义大同小异,都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抽象性,都体现了翻译最原始、最朴素、最常规的形态——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这种定义所指简单,易于理解,定义人的立场也比较客观,尽可能地避免了代表个人倾向的评判。但这种定义只是停留在对翻译活动的最表层形式的认识上,回避了翻译对象的实质和内涵,因而难免给人一种为了定义而定义的印象。

1.1.1.2 以内容/意义为目标的定义

一个文本既包含内容/意义,也包含形式。但是有的翻译定义主要关注原文和译文之间内容/意义的转换,这类定义包括:

(1)“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下画线为笔者注,全文同)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辞海》,2002:418);

(2)“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1985:4);

(3)“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编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柯平,1993:7);

(4)“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张培基等,1983:VII);

(5)“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冯庆华,2010:3);

.....

与翻译的模糊定义相比,上面几个定义的所指非常清晰,那就是原语中的内容/意义的转换。定义人的立场比较明确,他们认为对于内容/意义的关注是具有普同性的唯一标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对翻译的文本(如职业文本和文学文本)进行区分。也就是说,这种定义没有从更深的角度(如本书将要涉及的符号学、美学、文体学、认知语言学等视角)把握翻译的全部实质,只考虑了语言的一个方面,即内容/意义,而忽视了语言的另外一个方面:形式。

1.1.1.3 以内容/意义和形式并重为目标的定义

与完全以内容/意义为目标的定义不同,有的翻译定义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丰富内涵,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内容/意义和形式均衡的关注度。同时关注内容/意义和形式的翻译定义包括:

(1) “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费道罗夫,1955:3);

(2) “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张今,1994:8);

(3) “把见诸于一种语言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的再造出来,使译作获得与原作相当的文献价值或文学价值”(王宏印,2002:54);

(4) “把一种语言表达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蔡毅,2003:42);

(5) “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Newmark,2001:5);

(6) “从语义到文体/风格(Style)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 1969/2004:12);

.....

与以内容/意义为目标的翻译定义不同,上述几个定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将形式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定义(1)非常明确地指向了内容和形式。定义(2)、(3)、(4)、(5)、(6)中的“艺术映像”、“文学价值”、“信息”、“东西”、“文体/风格”隐含地指向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定义(6)中,我们无意区分风格和文体,因为在英语中,这两个概念都是一个词“style”,而且在我国古代,这两个词也常指一个意思。《文心雕龙·序志》曰:“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此处的“文体”就是指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1979年版《辞海》曾定义:“风格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要素中”。1999年版缩印本《辞海》曾指出文体的第一个内涵就是“文章的风格”(夏征龙,2002:1768)。因此,从广义上看,风格和文体都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当然,从更深层次上看,风格可以说是文体最高和最后的范畴(童庆炳,1994:30-31)。

尽管上述三种翻译定义在所指对象方面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但是显而易见,它们也存在一个共同点或者说是研究的基础,即它们都比较严格地建立在两种纯语言基础上(其中只有以内容/意义和形式并重为目标的定义无意识隐含了本书将要讨论的基于语言的符际翻译),属于传统语际翻译的范畴,仅可以说是狭义上的翻译,而不能用来泛指翻译。

1.1.2 广义之翻译

中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黄龙(1989:13)经过对各家各派有关翻译定义的综合分析之后得出如下的阐释:“翻译是异种文字语言或符号语言通过人脑思维或电脑运算进行标准化的等价交换行为。”不难看出,黄龙的定义较上述狭义定义更加全面。它不仅包括了语言符号,也涵盖了非语言符号。

《现代汉语词典》(2005:374)是这样给翻译定义的:“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